

# 洛加尼斯，你好！

图/Liana 文/木愉

3月1日，洛加尼斯应印第安纳大学RWVY艾滋病防治系列讲座组织者的邀请，来参加讲座，并且接受以一个叫怀特(White)的孩子命名的奖项。巧合的是，这一天，是他刚刚过完了56岁生日、迈向57岁的第一天。

说到洛加尼斯，只要对体育稍稍感兴趣的人，应该都会听说过。他是上世纪80年代称霸跳水项目的运动员，曾在奥运会上连续两届取得背靠背的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冠军，并且在三届世锦赛中赢得了5枚金牌。这个记录至今无人可破。1988年奥运会后，他宣布退役。按说他曾经在体育上如此风光的运动员，退役后，就算不再风生水起，也会有一份舒适的小日子。但洛加尼斯却没有获得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者和HIV携带者的身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就如同洛加尼斯说的那样，公众认为只有妓女、吸毒者等等才会得到HIV及其艾滋病，所以HIV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是被诅咒的对象。洛加尼斯于是被社会所冷落，广告赞助商、潜在的雇主都离他远去。他也遇人不淑，第一个伴侣不仅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了他，而且还把他的财产席卷而去。他陷入了财政困境，不能按时支付房贷，银行差点强行收回他的房子拍卖。在一番惨淡生活之后，他终于找到了现在的伴侣，他们相亲相爱，并且走上了婚姻殿堂。现在两人住在一处公寓里，虽然空间逼仄，但日子总算安稳下来。

洛加尼斯小时候就因为同性恋身份而深受困扰，他曾经遭受过白眼甚至欺凌，并曾经为此几次试图自杀。因此，当他在《人物》杂志上读到关于怀特的故事时，就决定挺身而出，做怀特的坚强后盾。

怀特因为血液传染，得了艾滋病，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但他坚持学习，争取上大学的机会。洛加尼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道，人必须有公义之心，看到不平，就要站出来。他打电话给怀特，是他母亲接到的。洛加尼斯自报家门，然后问：“你知道我是谁吗？”她说：“你是一个游泳运动员吧。”洛加尼斯笑着更正道：“不，我是跳水运动员。”从此，小怀特和洛加尼斯成为了朋友，洛加尼斯到印第安纳来比赛，还邀



本文作者(左)与洛加尼斯(Gregory Efthimios Louganis)(右)

请怀特及其母亲来观看。需要指出的是，那时洛加尼斯还没有发现自己是HIV携带者，所以主动来给怀特支持，并不是出于同病相怜。后来，洛加尼斯为了鼓励这个孩子，把1988年从汉城奥运会获得的金牌也给了他。不幸的是，就在怀特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年，他告别了这个他热爱并拟以希望的世界。

在颁奖仪式上，洛加尼斯以略微羞涩的口吻，向公众讲述了上面跟怀特交往的故事，还提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跳板跳水比赛中，他受伤后的窘困和坚持。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头碰到跳板砸下水

去，让他很是狼狈，恨不得水下有个洞，他好逃遁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起来后，教练对他说，还要继续跳吗？如果不跳，也会支持他。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怀特，怀特那种斗士的精神激励了他，他坚持再跳，并挺进决赛，最终夺冠。在洛加尼斯看来，是怀特，教会他如何成为一名斗士的。不用说，这种斗士的意志不仅帮助洛加尼斯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而且还支持他在冷峻的人生道路上走了下来。

怀特的母亲琼也亲临颁奖现场，并上台讲述了他一家跟洛加尼斯的交往经历，还哽咽着说道，如果她有第二个儿子，他希望就

是洛加尼斯。说到动情处，观众也不由让泪水流下面颊。

仪式结束后，观众们把洛加尼斯当成英雄一样崇敬，排着长队上前跟他合影，并求签名。

同性恋生存境况已经越来越好，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越来越多的州也纷纷跟进，让同性恋者合法结婚，享受异性恋婚姻的平等待遇。好多高官高管都坦然公布出柜。真希望为美国带来荣誉为世界带来精彩的洛加尼斯会有美好的明天，不再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发愁。洛加尼斯，希望你好！

## 短篇连载

# 密会

作者/周一

星期五的早上，李大卫刚刚上班，打开电脑，就看到了财务总监拜耳的来信，标题就是“绝密”两个字。他很是诧异，立即就点开了这封电邮。电邮里的内容很简单，就只有几句话：“如果你有空，可以下午一点到总公司的会议室里跟我见个面吗？只花大约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可以肯定，对你不是什么坏事。我之所以叫你到这里来见面，是不想其它人知道。”

信的内容的确只有几句话，但内涵丰富，李大卫隐隐觉得这个密会跟顶头上司菲蕊女士有关。他当即点击了回复，回答道：“我当然可以来见面，一点见。”布鲁斯立刻就又回复：“太好了。谢谢！”李大卫这时候几乎笃定密会跟菲蕊有关了。

李大卫的推测不是瞎蒙的，而是一个推理过程的逻辑后果。

之前，李大卫是会计主管，居于财务总监之下，众人之上。一年前，拜耳来找李大卫，说他太忙，要找个帮手来协助打理内部事务，以便有时间帮助公司作决策和拓展业务。李大卫满心不痛快，因为拜耳把这个帮手的职位定为财务部主任，高于会计主管。李大卫直截了当表示不满，说这样的话，财务这块，层次太多了，不利于管理。拜耳也没有直接驳回，就说：“那让我再想一想。”过了一天，拜耳妥协了，把这个职位的头衔改成财务经理，跟李大卫平级。李大卫心里虽然还是犯嘀咕，但不再表示异议。接下来，李大卫参与面试评估，招聘了菲蕊。

面试的时候，菲蕊是两个候选人中看去容易相处的一个，居于这点，李大卫的一票投给了她。上任之后，菲蕊表现得积极主动，把李大卫的风头都压住了。菲蕊跟李大卫都在财务这一块，工作领域自然有交叉的地

方，李大卫的下属也有一仆二主的感觉。李大卫是移民，母语不是英语，在交流和表达上自然不及菲蕊。李大卫开始郁闷起来。

半年不到，公司里的行政运营官离职，公司决定暂时不招新的行政运营官，于是拜耳就兼管了好多另外的工作。他来找李大卫，说因为直接隶属于他的人太多，管辖不过来，需要李大卫支持。这个支持不是说要李大卫多管事，而是让他转而隶属于菲蕊。也就是说，财务部就由菲蕊管辖。李大卫一听，血就上涌了。虽然之前曾经对这个可能有个预估，但真的面对，还是难以接受。以前从来没有在拜耳面前说过菲蕊什么不是，现在他顾不上了，慷慨陈词起来，从管理风格到知识技巧一一铺开去，说菲蕊在管理上太过琐碎，缺乏应该具有的知识技巧。拜耳听着，没有表示什么，只说再思考一下。过了两天，他再回来找李大卫，说他跟总裁讨论了，还是决定要菲蕊来管财务部。又说，人都不是完美的，应该给菲蕊机会。眼看无可挽回，李大卫不再反驳，只说：“这是你的决定，我会配合工作。”

李大卫痛苦了好几天，才像垂死的人一样，缓过气来。气是缓过来了，但人从此郁郁起来。拜耳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事要交代，总是同时找菲蕊和李大卫，而是通过菲蕊来布置。一周一次的经理碰头会，李大卫也不再得以参加。本来，拜耳答应了李大卫的，李大卫还是如以前一样做事，但实际情

形是完全两样了。李大卫跟菲蕊的办公室相邻，拜耳经常到菲蕊的办公室来说笑笑笑，却几乎不到李大卫的办公室里来说什么。李大卫痛感自己被边缘化了。

虽然郁郁不乐，但李大卫并不消极怠工。按照行为科学课本上的说法，如果一个员工没有得到激励，那他就会减少付出而获得心理平衡。这条准则在李大卫这里却不适用。他依然如期完成月报季报。公司里引进一个新的报表软件，李大卫主动学习，并应用这个软件设计了好几个报表。好几次，拜耳就一个任务同时发信给几个人求助，李大卫争先恐后提供帮助。

时间慢慢过去，李大卫渐渐有些适应，不再像当初面临变化那个时候刀绞一样痛苦。有时，他甚至还觉得目前这种局面其实也好。拜耳在军队浸淫多年，说话做事都带有军队作风，带F字眼的粗话还不时从嘴里冒出，电子信件里的口气常常带刺。拜耳通过菲蕊传达布置，李大卫少了跟拜耳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少了好多压力。同时，应对菲蕊就轻松好多。菲蕊跟李大卫之间不像上司跟下属，倒像是平级的同事。她对李大卫说话一直都很客气，对李大卫的工作也从来不予干预甚至过问。反过来，李大卫有什么要求，她从来不从中作梗，总是尽快满足。菲蕊就像一块好使的盾牌，挡在李大卫跟拜耳之间。

不过，李大卫也不是总能保持这种淡定的心态。菲蕊的办公室跟李大卫的相邻。每当拜耳到菲蕊的办公室里来，关上门，商量什么的时候，被冷落的感觉就格外鲜明。办公室的墙壁隔音不好，可以听到里面的声音，却又听得不甚分明。那些字字明晰却又无法分辨的声音就如一小把一小把的钢针往李大卫的肌肤扎来。拜耳每天上午来上班，大抵会在菲蕊的办公室前停一下，打个招呼，但却对李大卫视若无睹。有次，菲蕊刚从公司对面的那个超市里买来一辆园林里用的小推车，拜耳来到菲蕊的办公室，就把那车当玩具车，一边笑，一边推到走廊里来。又有一次，拜耳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把他那把摆设用的步枪形状的酒瓶端起，走到菲蕊办公室门前，瞄准电脑屏幕前的菲蕊，菲蕊没有意识到，拜耳就大笑。这表明拜耳跟菲蕊同属一个圈子的场合很多，李大卫不能不受刺激，这种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看看右侧墙上挂着的那幅群猪进食的照片，从中汲取精神暗示。看着欢快的猪们，他就可以每天都装得心静如水。

那幅照片上，有几只猪在夕阳下围着食槽进食。那是李大卫某次参加一个在农场举办的派对时拍摄的。公司管理部门搬迁

后，大家都不约而同装扮新的办公室。李大卫也不例外，不过他选择的两幅照片跟其他人选择的画面或者图片不同。如果说，其他人选择的不外为了美化办公室，为了讨得来宾夸赞的话，那么，李大卫选择的这两幅照片却纯粹为了自己，就像他为了自勉而选择的座右铭。一幅照片是大理石的拱门，门里是黑暗的过道，过道深处有一盏挂灯亮着，射出金色的光芒。猪在古希腊智者皮浪那里是安泰因而智慧的象征，群猪进食这个画面给予李大卫的勉励就是皮浪所赋予的。同事来参观，李大卫就解说：“门这幅传达出来的是希望。猪这幅要说的就是幸福。”

李大卫虽然不像当初面临贬官那个时候痛苦，但是也不能就说他幸福了。他的平静是强装出来的，在平静的深处是郁闷。郁闷的根源应该来自于横亘在他和拜耳中间的这个位子。

快到年底的时候，李大卫感到风向有点变了。有一天，拜耳来问李大卫：“ABC的租金从损益表上漏记了两个月？”ABC是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菲蕊负责这个子公司的月结算报表。李大卫知道这是菲蕊犯的错误，就轻描淡写证实了，也不落井下石。拜耳又说：“你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李大卫心里高兴，却不动声色，说：“这笔数字是太大了，两个月都漏记了，是有点……”拜耳是在走廊里跟李大卫说话的，那时，菲蕊当然已经下班回家了，不过，其它办公室里还有人，李大卫也就不好做过多评论。然而，拜耳却依旧在这个话题上谈下去，一边往走廊拐弯处印刷机那里走去，一边说：“这显然是工作质量问题，我得采取点什么措施。”

李大卫感到拜耳开始对菲蕊不满，而ABC的损益表错误这件事只是一个由头而已，应该还有其它原因。李大卫也不打算介入，决计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就是。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图片摘自爸妈在线网)

